

第六一冊

理學彙編

學行典

志道部

孝弟部

(卷)

一六—一七

一七—一八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國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一百六十九卷目錄



志道部總論

朱子全書

程子門人 答汪尚書 記程門諸
子論學同異 論呂與叔 論謝顯
道 答呂伯恭別紙 論尹志明 答韓無咎
與張敬夫別紙 論尹志明 答韓無咎
答許顯之 論張思叔 論郭立之 論呂
原明 論胡康侯 論胡明仲 論胡原仲
論胡仁仲 答胡廣仲

性理大全

學行典第一百六十九卷

志道部總論

朱子全書

程子門人

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
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 問
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拔
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
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 程子門下諸公便不及所
以和靖云見伊川不會許一人或問伊川稱謝顯道
王佐才有諸和靖云見伊川說謝顯道好只是不聞
王佐才之語劉子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
某看來其間好處固多但終不及程子難於附入
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
千兵萬馬飽滿仇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
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 問尹和靖
立朝議論日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
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朝廷文字多是呂稽

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
是讀多少文字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
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
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
實工夫故流弊至此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
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
質上病向見無爲一醫者善用鍼管云是病可以鍼
而愈惟胎病爲難治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
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楊游亦不久
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會盡心存上面也各
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
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
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
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
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
解得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喫些苦極方
得蔡云上蔡也難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蔡
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難佛呂與叔
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
也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管云伊川何不理會想
亦不及理會還無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
亦不理會曰便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 游楊
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
發明得較精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
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
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
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

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煞
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
多有尼出入其門他眼前分曉信得及底儘踐履得
到其變化出入處看不便從釋去亦是不透和靖
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他因趙相人待講筵那時都
說不出都奈何不得人責他事業答曰每日只講兩
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高宗問程某道孟子
如何答曰程某不敢疑孟子如此則是孟子亦有可
疑處只不敢疑爾此處更當下兩語却住了他也因
思難後心神耗了龜山那時亦不應出侯師聖太粗
疎李先生甚輕之來延平看親羅仲素往見之坐少
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粗疎處張思叔敏似
和靖伊川稱其樸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收得他雜
文五六篇其詩都似禪緣他初是行者出身郭冲晦
有易文字說易卦都從變上推開一二卦推得豈可
都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周恭叔謝用休趙
彥道鮑若雨那時温州多有人然都無立作王信伯
乖鄭問他說中無倚著又不取龜山不偏說何也曰
他謂中無偏倚故不取不偏說鄭曰胡文定只上蔡
處講得些子來議論全似上蔡會漸又胡文定處講
得些子曰文定愛將聖人道理張大說都是勉強如
此不是自然流出會漸多是禪 問郭冲晦何如人
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
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
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說先生猶或以爲疎
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處參
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疎略處然

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

答汪尚書

謝楊二先生事頃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疵其憤悱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蓋世固有人聰明辯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姑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考即可知矣如語解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質粹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

某讀程門諸子之書見其所論為學之方有不同者因以程子之言質之而竊記之如左胡氏曰物物致察宛轉歸己楊氏曰物不可勝窮也及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程子曰所謂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物又非只窮一物而衆理皆通但要積累多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不必言因見物而反求諸身也然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胡氏曰只於已發處用功却不枉費心力楊氏曰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即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之發自中節矣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

從敬入又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尹氏曰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右諸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唯尹氏之言為近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抑其意果盡於此也然大本既立則亦不思無地以崇其德矣故愚於此竊願盡心焉因書其後以自詔云

論呂與叔

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

論謝顯道

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確實做工夫來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此說好問謝氏以覺訓仁謂仁為活物要於日用中覺得活物便見仁體而先生不取其說何也曰若是識得仁體則所謂覺所謂活物皆可通也但他說得自有病痛畢竟如何是覺又如何是活物又却別將此箇意思去覺那箇活物方寸紛擾何以爲仁如說克己復禮已在何處克又如何豈可以活物

覺之而已也上蔡言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繹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國秀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為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如上蔡說便非曾子遷豆則有司存本末並見之意後世如有作者必不專泥於刑名度數亦只整頓其大體如孟子在戰國時已自見得許多瑣碎不可行故說喪服經界諸處只是理會大體此便是後來要行古禮之法上蔡會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

答呂伯恭別紙

上蔡堯舜事業橫在胷中之說若謂堯舜自將已做了底事業橫在胷中則世間無此等小器量底堯舜若說學者則凡聖賢一言一行皆當潛心翫索要識得他底蘊自家分上一要用豈可不存留在胷大耶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胷中曠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會點事遂及列子禦風以為易做則可見也大底明道所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真是如此來論有懲創太過之說亦正謂此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

論游定夫

游定夫德性甚好游定夫徹廟初為察院忽申本

臺乞外如所說鄒志完駭之定夫云公何見之晚如公亦豈能久此

論侯師聖

胡氏記侯師聖語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此說好

與張欽夫別紙

侯子論語抄畢納上其間誤字顯然者已輒爲正之矣但其語時有不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抑別有以也頃在豫章見阜卿所傳語錄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疎略時有罅縫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狂妄輒爾輕議前輩可謂不韙然亦講學之一端所不得避

論尹彥明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和靖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

答韓无咎

和靖兩書昔常見之其謹於傳疑之意則是而遂欲禁絕學者使不復觀則恐過矣如以春秋改用夏時爲無此說以傳爲案經爲斷爲背於理則疑其考之未精或未盡聞他人所聞而欲以一己所聞者鑿之

之失也春秋傳乃伊川所自著其詞有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若果無改用夏時之意則此說復何謂乎况序文所引論語之言尤爲明白不可謂初未嘗有此意也又門人所記有答黃聲隅之語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者蓋見於兩家之書是亦猶所謂傳爲案經爲斷之意而豈二人所記不期而皆誤乎推此兩條則凡和靖所謂非先生語者恐特他人聞之而和靖亦未聞耳今疑信未分而不復思繹遽以一偏之說盡廢衆人所傳之書似不若盡存其說而深思熟講以考其真僞得失之爲善也况明道行狀云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聞耳觀此則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學者看語錄但在人自著眼看耳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錄成書今未有以爲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此皆語錄不可廢之驗幸更深察之

答許順之

論語尹先生說句句有意味可更翫之不可以爲常談而忽之也

論張思叔

張思叔與人作思堂記言世間事有當思者有不當思者利害生死不當思也如見某物而思終始之云云此當思也

論郭立之

郭子和性論與五峰相類其言曰目視耳聽性也此語非也視明而聽聰乃性也箕子分明說視曰明聰曰聰若以視聽爲性與僧家作用是性何異五峰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君子小人

者天理人欲而已矣亦不是蓋好善惡惡乃性也

論呂原明

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處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爲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褒非貶皆不可考至於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耶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肯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傳流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爲所誤蓋非特差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

論胡康侯

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與者曰固是他資質好在太學中也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嘗得穎昌一士人忘其姓名問學多得此人警發後爲荆門教授龜山與之爲代因此識龜山因龜山方識游謝不及識伊川自荆門入爲國子博士出來便爲湖北提舉是時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却從龜山求書見上蔡既到湖北遂遣人送書與上蔡上蔡既受書文定乃往見之入境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論理上蔡既受他書也是難爲出來接他既入縣遂

先脩後進禮見之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爲多他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滿於游楊二公看來游定夫後來也是耶當誠有不滿人意處頃嘗見定夫集極說得醜差盡背其師說更說伊川之學不如他之所得所以五峰臨終謂彪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字游定夫所以卒爲程門之罪人者以其不仁不敬故也誠如其言 或問胡文定與董仲舒何如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似仲舒較淺 原仲說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輒抗拒無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於冊上以觀玩從此後遂不性急 胡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

論胡明仲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杯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

論胡原仲

胡籍溪人物好沈靜謹嚴只是講學不透

論胡仁仲

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先生云人不遇敵己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游楊之後多爲

秦相所屈胡文定剛勁諸子皆然和仲不屈於秦仁仲直却其招不往 知言疑義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無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 做出那事便是這裏有那理凡天地生出那物便都是那裏有那理五峰謂性立天下之有說得好情效天下之動效如效死效力之效是自力形出也 五峰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會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 仲思問五峰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又疑道字可改爲德字曰亦可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與叔書中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疑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箇物事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他一箇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便不用許多字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謂字本相若便只渾看則下梢都看不出 問言中則誠與仁亦在其內否曰不可如此看若可混併則聖賢已自混併了須逐句看他言誠時便主在實理發育流行處言性時便主在寂然不動處言心時便主在生發處 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五峰云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爲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作同體或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直卿

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 五峰知言大抵說性未是自胡文定胡侍郎皆說性未是其言曰性猶水也善其水之下乎情其水之濶乎欲其水之波浪乎乍看似亦好細看不然如瀾與波浪何別渠又包了情欲在性中所以其說如此 好惡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天命天討 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惟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 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如何曰下句尚可上句有病蓋行處容或同而其情則本不同也至於體用豈可言異觀天理人欲所以不同者其本原元自不同何待用也胡氏之學大率於大本處看不分曉故銳於闢異端而不免自入一脚也 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曰如何天理人欲同體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麼做體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爲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爲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今人全不去看 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即不好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努脈

答胡廣仲

知言性之所以一初見一本無不字後見別本有之尚疑其誤繼而遍考此書前後說頗有不一之意如

子思子曰一章是也故恐實爲性有差別遂依別本添入不字今既遺棄無之則當改正但其他說性不一處愈使人不能無疑耳昨來知言疑義中已論之不識高明以爲然否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養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峰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耶某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爲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峰既推之太過而來論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以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元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

性理大全

程子門人

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 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於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然悟 游酢

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某嘗與楊時讀了數篇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 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與斯學於既絕力小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莫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質夫者幾希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質夫之至吾無疑焉 李端伯相學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 邢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可惜哉 范淳夫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 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 謝良佐因論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且勇矣 謝良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與范異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與呂與叔語宜礙而信者致誠也 尹焞魯張繹後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

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 伊川稱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 定夫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 定夫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僞交朋友有信泄官遇僚吏更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 河東侯氏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此其憤悱如此 明道先生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查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雙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爾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有諸曰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來見留十餘日先生謂焞如見顯道試問

此來所得如何焯即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嘗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焯具以告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不聞有此語爾華陽范氏曰呂與叔修身好學行如古人 朱光庭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既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開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不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

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氏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與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是也 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廷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侯師聖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因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陳氏淵曰明道在潁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又曰謝顯道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

先生 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君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外國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馮氏忠恕曰和靖言嘗侍坐伊川問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焯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釋不及焯伊川以爲然伊川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

祁氏寬曰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呂氏稽中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和靖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爲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 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焯張繹爲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純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學既歸閒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泳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

先生實似之 章氏憲曰龜山先生嘗云程門後來成就莫踰王信伯胡安國常薦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柔爲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 問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與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 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二程了却好 游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風流餘韻足以師世範俗 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 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于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常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

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闊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 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 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字曰此說是 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以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渥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來上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看在此然彥明看得好想見煞著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 和靖在聖門眞箇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

謂只是如此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之性常常要著力照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須是窮得透徹方是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川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肯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是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甚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真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 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和靖曰未是張曰何者爲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爲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止耳 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川將朱公拔所抄語錄去呈想是他爲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 朱公拔文字有幅尺是

見得明也南軒云朱公拔奏狀說伊川不著曰不知如何方是說著大意只要說得實便好如伊川說物便到四凶上及呂與叔中庸皆說實話也 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又曰淳夫資質極平正點化得是甚次第 李朴先之大槩是能尊尚道學但恐其氣剛亦未能遜志於學問 問郭中晦如何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連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說猶疎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疎略處然皆通明不似連山輩立論可駭也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會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又曰呂與叔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 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仇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 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

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然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如楊游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任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巧然意思好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假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淺狹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嘗見震澤記善

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問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備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顏會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偏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什么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亦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

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南軒張氏曰吳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己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程琦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却無健羨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功少而涵養之功多問游先生如何曰亞于一公覺軒蔡氏近思後錄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劉質夫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李端伯胃中闊肆開發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遇事如控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呂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和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論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楊遵道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冰解的破開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劉安節貌溫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未嘗見其怒色悲辭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馬時中天資厚重雖勇於爲義而恥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輒削其業故人少知

者

西山真氏讀書記曰呂希哲從安定胡先生於太學與程先生並舍察程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爲說書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修左右之人且不能喻况天下乎其行己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嘗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日攻其惡日夜且自檢點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檢點他人耶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意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無他書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 劉質夫自髫齔卽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 劉安節天資近道而敏於學問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沈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間矣 尹和靖莊正仁實不欺暗室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 呂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尅

期可到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 游定夫嘗問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馬伸時中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求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一造焉靖康初爲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嘗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一百七十卷目錄

志道部名賢列傳一

宋

- | | |
|-----|-----|
| 王景山 | 廖汝恆 |
| 劉綯 | 李顥 |
| 謝良佐 | 游酢 |
| 張繹 | 蘇昞 |
| 尹焞 | 周孚先 |
| 周恭先 | 邵伯溫 |
| 林光朝 | 黃顥 |
| 王端禮 | 吳漢英 |
| 謝用賓 | 吳柔勝 |
| 孫自修 | 楊興立 |
| 方輒 | 方暹 |
| 余大雅 | 羅博文 |
| 吳雄 | 毛友誠 |
| 鍾震 | 唐人鑑 |
| 吳倫 | 簡克己 |
| 陳葵 | 劉炎 |
| 謝璉 | 馮夢得 |
| 楊迪 | |

學行典第一百七十卷

志道部名賢列傳一

宋

王景山

按溫州府志王景山初名開祖永嘉人登皇祐第不調而歸從學數百人各試賢良方正未行而卒年三十一當時伊洛諸儒未作景山獨能發明經蘊著儒志編曰復者性之宅無妄者誠之源又曰學者離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惡又曰由孟氏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旨多類此為東嘉道學首倡郡守楊蟠立儒志坊表之學者稱儒志先生

廖汝恆

按衡州府志廖汝恆號密齋文行蚤著年少舉于鄉兩上春官不售出為湖口令有惠政以養母陳情去官從李見羅徐匡嶽兩先生遊吳越開究心名理神宗朝王荆公嘉其文行與交最善值金臺積雪王公馳使索瑞雪表援筆立就聲名益藉置義田以贍族衆又于城南捐貲建館為講學地一時薦紳子弟遊其門者日盛監司鄧虛舟慕其高風每一造請談理終日弗倦

劉綯

按宋史劉綯傳綯字質夫常山人以陰為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家通賦不假鞭扑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屬財行二絢力爭不得封還其揭請易之富弼歎曰真縣令也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為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薦為太學博士卒于官

絢力學不倦最明于春秋程頤每為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

李顥

按宋史李顥傳顥字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為祕書省校書郎卒程頤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做而信從者顥與劉綯有焉

謝良佐

按宋史謝良佐傳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名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為民良佐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頤有泚與程頤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說行于世

游酢

按宋史游酢傳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頤與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為太學錄選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范純仁守穎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為博士僉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

張繹

按宋史張繹傳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于市出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讀書所致爾即發憤力學遂以文

名預鄉里計借謂科舉之習不足為嘗游僧舍見僧道楷將祝髮從之時周行己官河南警之曰何為舍聖人之學而學佛異日程先生歸可師也會程願還自涪乃往受業願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願嘗言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軾

按宋史蘇軾傳軾字子瞻明武功人始學于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

按宋史尹焞傳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為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故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于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神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畱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宣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為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

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于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于其壻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于涪涪頤讀易地也關二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待讀范仲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仲舉奏給五百金為行資遣朝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名楊時宣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仲舉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既召赴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釋不過聞于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浚獨相于是召安國俾以內祠兼侍讀而上章薦焞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焞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畱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輔臣入奏上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

指奏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賤恐見費力爾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焞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互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猜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于神明道德成于安疆勿以小智小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于是焞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冀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謬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書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承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畱之理乞檢會累放歸田里疏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焞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畱之浚鼎既去秦檜當國見焞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

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于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焯者蓋鮮願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于涪陵記善錄為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于世

周孚先

按武進縣志周孚先字伯忱晉陵人偕弟恭先往河南從學程伊川與楊龜山友善伊川每謂孚先兄弟氣質純明可與入道在門十七年聞父疾兄弟馳歸五日抵家父已卒哀甚牛馬亦為之淚下不食既葬廬于墓免喪聞伊川訃馳至洛哭之歸為城東書院以祀二程生徒遠方至者千五百人乃于城西復創書院孚先主教于東恭先主教于西及龜山至郡謂諸生曰先生百倍予兄弟真爾師也以城西書院讓龜山主之孚先由鄉薦入太學調四明鹽場改建德尉皆不就朝廷命白衣上殿賜承仕郎改奉議後為臨安教授所著有伊川語錄論語解朱子多採其說紹興間郡守黃顥奉孚先兄弟配饗城東書院

周恭先

按武進縣志周恭先字伯溫伯忱弟也初見伊川伊川曰學者要自得從事覺有所得否問何如可以自得曰思作磨磨作聖須是于思慮間得之又問如何可以有得曰但將聖人言沈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于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遂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由鄉薦入太學釋褐授坑治幹官

每以沽名為戒終身恬于進取謂子孫曰吾沒後毋為誌文碑銘以重吾不德與楊龜山唐彥思在同門為深交云

邵伯溫

按宋史邵伯溫傳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時如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皆交其門伯溫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溫為再世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熟當世之務光入相嘗欲薦伯溫未果而薨後以河南尹與邵伯溫者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初蔡確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為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為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第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如恕言恕蓋以康為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折康始悔之康卒于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官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為相惇嘗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于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

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于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與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千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于咸平見范純仁于潁昌或為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綱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峽州靈寶縣徙芮城縣丁母憂服除主管未與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為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溫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除知興元府遂寧府邠州皆不起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窺劍門伯溫與成都師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入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于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訶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

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當相乞行追錄始贈祕閣修撰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于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著書有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辨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三子溥博傳

林光朝

按宋史林光朝傳光朝字謙之興化軍莆田人再試禮部不第聞吳中陸子正嘗從尹焞學因往從之游自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孝宗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戶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會覲以潛邸恩倖進臺諫給舍論駁不行張聞自外召爲執政銳欲去之覺其不可謂遂以老疾力辭不拜而光朝及劉朔方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爲祕書省正字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歷著作佐郎兼禮部郎官八年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是時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光朝自將郡兵檄摧鋒統制路海本路鈴轄黃進各以軍分控要害會

有詔從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雷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驚懼宵遁帝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面賜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會覲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然曰是輕臺諫差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

黃灝

按宋史黃灝傳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強記肄業荆山僧舍三年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歲饑賑賑給有方王蘭劉穎薦于朝除登聞鼓院光宗卽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勅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閔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柘毀廬屋草殫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時有旨倚閭夏稅遂奏乞併閭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獨聞之請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起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先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質疑問難熹之沒黨羣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王端禮

按吉安府志王端禮字懋甫吉水人登元祐三年進士時黃庭堅爲參詳官亟稱其試論初授連州桂陽尉進富川令皆行其所學端禮平雅謹厚不妄言笑進退動止皆有法度嚮慕濂洛之學慨然以斯道自任探索究極思以身體之不徒爲言語文字之工年四十表求致仕築別墅於南山延四方來學之士所著有強仕集等書

吳漢英

按江陰縣志吳漢英字長卿少孤力學得力於母自欺一語登乾道丁丑進士由廬江簿陞管湖南運司受知於陳止齋先生率諸生從之講道嶽麓累官大中正丞兵部郎官會奏安邊十策及更化三劄皆嘉納施行會言者疑爲黨論罷主管台州明道觀閒居六年講明理學綜考典故未嘗以書干廟堂置田守祖塋遜屋居貧族敦倫修行毋自欺之學始終貫徹如此晚慕陶淵明著歸去集二十卷

謝用賓

按祁陽縣志謝用賓少時志氣跌宕不與俗人交讀書過目輒成誦爲文下筆數千言嘗閱張南軒先生希顏錄豁然想其爲人往求一言可終身行之訣南軒曰其敬乎用賓書諸紳自是研精性學以古聖賢自期祖田百餘畝盡還以贍弟妹婚嫁之資用特科奏名任橫州法曹適守倅皆闕用賓兼之革俗導化脂膏不污俸給不受未幾中登極榜補文學尋隱去號雲山野客時稱爲白雲先生

吳柔勝

按宣城縣志吳柔勝字勝之本寧國縣人長遊郡學遂徙宣城父丕嘗贅金陵柔勝因用深水貫登淳熙辛丑進士調都昌主簿從朱文公熹學丞相趙汝愚雅重之辟嘉興教授倡率多士闡明性理適浙右大水常平使者委行荒政賴以全活者甚衆會黨禍起指斥趙汝愚朱熹爲僞學御史湯碩劾柔勝擅放田租爲汝愚收拾人心且學主朱熹不可爲師儒官坐罷久之起爲贛州尉嘉定初更以朱熹學與諸生講肄誦習於生徒中得潘時舉呂喬年白於長擢職事于是士咸知趨向濂洛理學晦而復明歷司農丞出知隨州比朝廷再議和好邊臣遇塞下民事涉北界者不問其事曲直與法輕重輒殺之州民梁阜有馬爲北人所盜追之各發矢相拒郡下七人于獄柔勝立破械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察土豪孟宗政扈再與饒勇才略可備驅使迺誘致謀帳下任以心膂後皆爲名將築隨州及棗陽城招四方亡命得千人立軍曰忠勇食于營柵器械悉備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湖北運判知鄂州歲歉乞糴湖廣講荒政十五

子遊時宣士正學久衰自修兄弟獨毅然尊嚮講論篤行深有得于禮經儒行篇飲食不淫居處不滯之訓謂儒者之立立干義理而已欲勝則義不立不淫不滯所以立義也以是自砥卒能發明朱子之學朱子嘗貽書商確傳訓既沒自修追記池錄一卷附載朱子語錄

楊與立

按金華府志楊與立字子權本浦城人受業朱子之門嘗知遂昌縣因家于蘭谿以道淑人學者多宗之稱爲船山先生所集有朱子語略二十卷其幽居詩云柴門閑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口自哦餘地不妨栽竹木好教啼鳥往來多溪頭詩云溪頭石磴坐盤桓時見修鱗自往還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忘意要投竿吳師道云有道之言意象自別頗與禽語相關意草不除意同北山何基魯齋王柏皆嘗訪道於先生先生一見北山而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游始盛魯齋亦有就正於搗堂船山靈識伊洛淵源之語

方輅

按岳州府志方輅字叔行師弘齋李蟠于岳陽與雙峰饒氏爲友棄科舉業專于本源之學安貧樂道前後禮聘皆不赴韓天博履常典郡日敦請不得已見之天博贈詩云李門弟子饒門友渭水年齡四十年參政魏了翁名所居室曰學齋知饒州朱寅孫誌其墓

方暹

按岳州府志方暹字明甫初師李弘齋黃勉齋與饒伯輿張元簡皆同門友元簡九江人嘗遺書曰伯輿

孫自修

按宣城縣志孫自修字敬夫偕從弟自新自任從朱

明理而遠于事明甫見事而中于理吾嘗以斯道望伯輿而以斯世望明甫也淳祐間朝廷召諸道師臣舉節行才識之士孟珙董槐皆以是應詔學者稱爲連靈先生

余大雅

按延平府志余大雅良弼之子順昌人與劍浦游敬仲同時從朱熹遊每見必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歸于求放心一言大雅有詩云一見先生道愈尊言提切切始能安如今決破本根說不作從前料想看有物有常須自盡中倫中慮覺猶難願言克己工夫熟便得周旋事仰鑽嘉稱其進道之篤有朱子語錄一卷

羅博文

按延平府志羅博文字宗禮登嘉泰二年進士第從李侗遊學有源委張浚都督江淮辟爲屬侗聞之喜曰張公高明宏大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無過舉矣浚入相薦知和州汪應辰帥屬辟參議軍府事秩滿請祠囊無餘資惟書千帙而已和易純實人莫見喜愠年未三十屏遠聲色一榻蕭然大爲朱熹所敬信狀其行有曰熹既痛公之不幸不及大爲時用又傷吾道之不幸而失此人仍輓之以詩云

吳雄

按岳州府志吳雄字伯英早年客臨安因遇蔡季通見晦菴受業于門其于星緯占候孫吳兵法皆究治是時黨禁嚴切諸儒貶斥伯英每爲料理其學盛行從遊之士日衆乃創陽坪書院故稱陽坪先生云

毛友誠

按岳州府志毛友誠字伯明號竹間初居平江後聞
貝佐高弟康叔臨得伊洛之傳避世岳陽遂徙家巴
陵往從之遂謝去科舉之學閉戶讀書尤達於易岳
陽教授龔安國聞其名延為學正李蟠以晦翁高弟
分教岳陽尤加敬禮所著有玩易手抄

鍾震

按長沙府志鍾震湘潭人家南嶽山下築主一書院
師事晦菴朱先生講學於中湘南學者一時嚮風後
眞景元守長沙延典郡教稱為主一先生

唐人鑑

按零陵縣志唐人鑑字德明居瀟崖好學能文楊誠
齋始至即與納交一日誠齋假爐香以問卜人鑑以
小詩送之曰聞焚爐香要決疑決疑何以卜著龜聖
人自有韋編在進退存亡豈不知誠齋得詩歎服常
築室於州學之西植竹萬竿扁曰玉立齋

吳倫

按零陵縣志吳倫字子常孝宗時人穎悟善屬文南
軒之帥江陵也倫從受業至於易質惟倫侍側蟬蛻
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蓋以告倫也

簡克己

按廣東通志簡克己南海人也少習舉業已而厭之
嘆曰言行未寡尤悔遽投牒事干祿豈古人意哉遠
遊湖湘師事南軒張栻者數年講性理之學以眞知
實踐爲功胷中羣疑渙如也栻亦稱其精確有守既
得其傳退歸杜門不妄與人交所知詢之則曰吾方
治吾身心藥未暇也而敢驚外乎哉書南軒之言爲
座右銘曰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體則

仁也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
四德之長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是以爲仁
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愛之理無蔽則與天地萬物
血脈貫通而用亦無不周矣故顏子在聖門尼父教
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即請事斯語况吾儒修身理
性而可不勉強從事乎其取名克己者蓋顧名思義
之意也

陳葵

按處州府志陳葵字叔向青田人自少篤學至老不
倦舉隆興進士知平陽縣居官廉介父病不解衣數
月兄弟相友愛師事魏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
于物之表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若有見
焉且疑呂伯恭讀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時證又
嘗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
晦翁每重其學術士有志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
過也又與其子在書曰過青田不可不見陳叔向

劉炎

按處州府志劉炎字子宜松陽人少事父遜齋先生
習聞庭訓專事程朱之學因慶元黨籍隱居不仕從
眞文忠遊著劉子通言十二卷其略曰中天地而立
與天地參者人也天命以人不物之矣天不物之而
自待以物始也人終去禽犢不遠矣然則人之性天
地之性也孔以爲貴孟以爲善天地予人之正也荀
卿謂之惡主血氣言之也揚雄謂之混雜人與物言
之也韓愈品分之是猶以清濁之氣高下之質言之
也荀卿韓子言性皆非天地予人之正也君子保天
地之性之謂仁成天地之性之謂學其言行于世

謝璉

按祁門縣志謝璉字公玉朱子門人見朱子師友淵
源圖琅谷先生嘗表其墓略云公嘗從朱夫子講性
命之旨其學始于格致而篤于齊家始于成己而通
于成物才識足臻遠大官不配其德不得展其蘊散
亂以來典籍廢壞其嘉言善行不可備見語錄目錄
僅存一二嘉泰初嘗佐邑侯林仕謙興建廟學碑記
其事庠北舊有文公祠以公配享拜瞻遺像尚可想
見其人嗚呼當朱子倡道時海內豪傑景附祁士得
及其門者唯公一人數世之下有興起者皆自公公
今仍從祀文公又祀徽州名宦又祀于郡

馮夢得

按延平府志馮夢得字初心將樂人篤志嗜學博洽
經史登嘉熙二年進士第歷給事中累官禮部尚書
居官不私薦拔時名臣嘗奏立龜山書院請賜田養
士復其後以主祀事時謂扶植道南之一脈公之力
居多云其序羅仲素遺稿曰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
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下授延平晦菴之學
東南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謂知道脈之源流而得
理學之宗旨者矣

楊迪

按延平府志楊迪字遵道將樂人龜山先生長子髫
時已能力學指物即賦既冠益貫穿古今平居無喜
慍色孝友和易中外無閒言少遊伊川之門多士咸
斂手推先伊川嘗答龜山書曰令子名迪者好學實
美當成遠器其于易春秋尤精登進士第官至奉議
大夫崇寧三年疾卒遺文數百篇後朱晦翁得而讀